

汉语知识讲话

汉 语

彭楚南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目 录

一	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	1
二	汉语的过去·····	5
三	汉语的现在·····	13
四	汉语的特点·····	17
五	大力推广普通话·····	29
六	汉语的规范化·····	32
七	结束语·····	37
	后记·····	38

一 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

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人口最多，历史悠久，词汇丰富，简洁有力，富有无穷无尽的生命力。这就是汉语的显著特点。

世界上有许多语言，据统计，目前有五千多种。不过，各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很不相同。使用人口比较多，通用范围比较广的世界重要语言有：(1)汉语，使用人数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2)英语，约三亿。(3)俄语；(4)西班牙语；(5)印地语。使用这五种语言的人共计约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加上使用日语、德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法兰西语和意大利语的，则占人口的百分之六十。汉语是中国最主要的语言，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一种语言。人口多，语言的生命力就强。广播电台用汉语广播，在普通话推广了以后，可以有十亿人听懂。这就是语言生命力所在。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族以外，还有蒙古、维吾尔、西藏、壮、彝、苗、瑶、朝鲜、满、回等几十个民族。他们都有自己的语言。汉语是各族最主要的民族间交际语言。满族和回族也使用汉语。在

国际上，汉语是代表中国的语言，我国的外交人员在国际的一切会议上都用汉语发言。汉语是联合国的五种法定语言之一（其余四种是英语、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国际上许多文化发达的国家都有汉学的研究，其中汉语（尤其是古汉语）是主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几千万华侨多年居留海外，一直热爱祖国。他们在学校里学习着汉语，学习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话，虽然他们在家里说的都是方言。

汉语的历史悠久是什么意思呢？本来，自从有人类和人类社会以来，就有语言。而现存的任何语言和方言都是由原始的语言（但不是只有一种）发展来的。从这一角度来看，任何语言都是一样古老。不过，一种语言从基础语（母语）分出来有早有晚，分出来以后，有文献记载的历史也有长短不同。从这一角度来看，具体语言是有历史长短的分别的。汉语有文献可查的历史有了三千多年，汉族的历史也有了四、五千年，可见汉语是有很悠久的历史的——我们至少可以说汉语有四、五千年的历史。

世界上有悠久历史和文献的语言并不多，而且它们现在往往是已经死去的语言——没有人再说这些语言了。古埃及、巴比伦、腓尼基等语言已经死去了。现代许多语言都是历史比较短的，一般不过一千年，而大部分只有一两百年或几十年的历史。

汉语的文献是极丰富的。中国历史上出过许多学者，他们在哲学、文学、史学、艺术、医学、天文、算

学、语言文字学、政治、军事、法律、经济、宗教等等学术上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他们之中有许多是语言大师，在语言的运用上起了典范的作用。在传播祖国学术思想和文化上，他们是有丰功伟绩的。

在文学上，历代出过象这样的伟大的作家：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施耐庵、罗贯中、吴敬梓、曹雪芹、关汉卿等等，此外还有许多无名诗人和民间创作的作者。我们现在可以欣赏象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诗经》、《楚辞》、《史记》、乐府诗、唐诗、《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西厢记》、《儒林外史》等等。这些都是世界的文化宝库的一部分。《诗经》、《楚辞》、《尚书》、《易经》、《礼记》、《春秋》等是世界上最古的文献的一部分。

近几十年来，我国也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叶圣陶、赵树理、丁玲、老舍等著名作家，他们写下了反映现实生活的丰富作品。鲁迅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作家，也是运用现代汉语的语言大师。从他的作品里可以找出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的证据。

五四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新民主主义革命在三十年的时间里完成。作为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品——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成了社会科学方面的典范。用汉语写成的这些著作证明汉语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它能够表达人类最发达、最精确的思想。

由于经济建设的需要，自然科学和技术在中国也以日进千里的速度发展，这不能不反映在语言中这方面词汇的丰富化上面。

因此，现代汉语能够表达世界上任何复杂的最新的思想。

它是世界上最发达的语言之一。

二 汉语的过去

为了更好地了解汉语的现状，找出汉语的发展规律和发展方向，我们就必须知道汉语所经历过的道路，那怕是知道很粗糙的一个轮廓也是很有用处的。由于汉语各方面的科学研究才刚刚开始，我们对于祖国语言的过去知道得还很不够。这里面有广阔的园地等待着未来的汉语研究者去开垦。

汉语有悠久的历史。记录汉语用的汉字从甲骨文到现在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根据历史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想甲骨文以前汉语必然还有很长的一段没有文字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的年代还不能肯定。

我们用语言学中叫做“历史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可以推想出没有文字以前甚至是史前的汉语和它的“祖先”的大致轮廓。

语言是不断地变化，不停地发展的。原始汉语也不是自古就存在的，它是由一种汉泰基础语分化出来的。汉泰基础语存在于甲骨文出现以前。这种基础语的不同方言，由于说这些方言的民族的逐渐疏远和各方言长期的演变，形成了汉泰语族的许多语言——汉语、壮语、布依语、侬语、沙语、傣语、侗语、水家语、黎语、泰(暹罗)语、寮语、Ahom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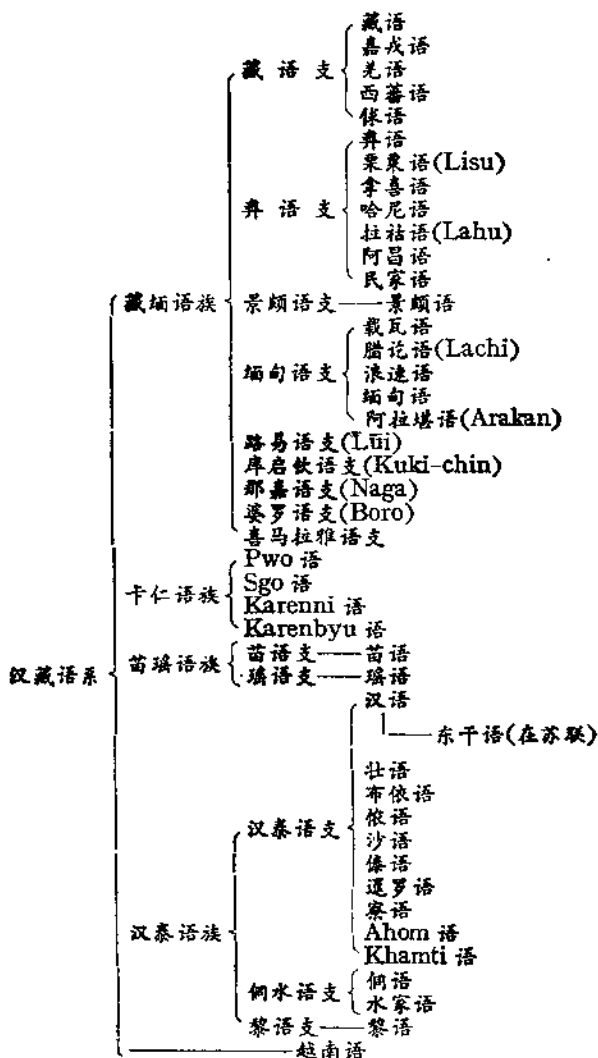
Khamti 语等(后四种分布在国外)。这些语言因为来源相同,有许多共同的东西,主要表现在基本词汇和语法构造上。我们把这些具有共同来源的语言归在一块儿,称为语族。

如果我们再往上推,又发现几个其他“语族”的基础语跟汉泰基础语有共同的东西,虽然这里的关系已经比较少了。这样的语族有: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卡仁(Karen)语族等。所有这些语言,根据历史比较法的说法,都是由最早的汉藏基础语分化出来的。这些语言仿佛形成了一个语言的大家庭,我们称为汉藏语系。

现在把汉藏语系的“家谱”列出一张表^①。从这里可以看出跟汉语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有哪些,还可以看出这种关系的亲疏来。

关于汉藏基础语的面貌,我们知道得极少。可以推想,它有丰富的内部屈折,既表示语法的变化,也表示构词的变化。内部屈折指的是词根的元音或辅音的变化伴随着语法意义或词汇意义的变化。现代汉语里,长(cháng)和长(zhǎng),好(hǎo)和好(hào)就是屈折变化的残余。前者有 ch~zh 的辅音交替,又有 á~ǎ 的元音(声调)交替,后者只有 ǎ~à 的元音交替。除内部屈折外,汉藏基础语的词头也很发达。语音的特点是有辅音群,这在后来的许多语言都失掉了。由于词头和辅音群的丰富,甚至有

^① 汉藏语系的分类法,在国际语言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观点,这里只介绍一种意见供参考。



汉藏语系的主要语言

人还把富于词头和辅音群的南亚语系和南岛语系跟汉藏语系拉上关系，认为它们之间也有亲属关系。

由汉藏基础语分出几个语族，藏缅语族保存比较多的形态(屈折变化和词头)，而苗瑶语族和汉泰语族把许多形态丢了，汉泰语族连辅音群也丢了许多。由于形态和辅音群的逐渐消失，作为补偿物的声调就逐渐形成严整的系统。声调在其他语族中的形成可能比较晚，而且也比较不重要。

汉语由汉泰基础语分化出来以后，就开始走上了自己独立发展的道路。这一段漫长的历史可以大致分为五个时期：(1)原始汉语，没有文字的时期；(2)上古汉语，先秦时代；(3)中古汉语，隋唐时代；(4)近代汉语，宋元明清；(5)现代汉语，鸦片战争以后。

原始汉语由于缺乏文字记录和历史比较法的材料，面貌还弄不清楚。大致可以说，它处在丢形态的阶段。但是代词的形态保留了下来。现代方言里还有这种形态的残余。比方闽南话 *gua, li, i*(我，你，他)，*guan, lin, in*(我们，你们，他们)；客家话 *ŋai, ni, k'i*(我，你，他)，*ŋa, nia, k'ia*(我的，你的，他的)；广州方言阳江土语 *ŋɔ, nei, k'ei*(我，你，他)，*ŋɔk, nek, k'ek*(我们，你们，他们)。浙江海盐方言的人称代词(我，你)有主格、宾格的分别。

复辅音也逐渐丢失，到了上古时期已经是残余的性质。复辅音的存在是毫无疑问的，这可以从现代方言里的残余和变体中以及谐声字中找到证明。

广州方言[k'uŋ, lŋ], 北方方言[k'uŋ], 汉字“孔”, “窟窿”都指出 [k+l] 的辅音群; 北方方言[kalar], 汉字“角”, “角落”(注意“落”字中的“各”)和广州方言的[klaktei] (角落底——膈肢窝)都指出[k+l]的辅音群。

上古汉语已经有了文字。这时, 代词的形态几乎完全消失了。韵尾辅音有 -p, -t, -k, 从《诗经》的押韵可以看出有另外一套韵尾辅音, 它们在中古汉语里头消失了。这套韵尾辅音有人假定为 -b, -d, -g, 有人仍认为是 -p, -t, -k, 但元音延长或有某种声调特点, 以致韵尾辅音后来失去。比方“母”(mæg), “来”(ləg), “内”(nwəb), “外”(ɲwad)。这种假设的可靠性还有待于证实。

现代的所有方言都是从中古汉语分化出来的, 这可以从汉字的方言读音跟中古时期语音系统的对应的规律性看出来。不过, 方言土语所特有的语词往往可以揭露出早于中古时期的方言分歧。比方广州方言有一些词, 有着整齐的对对应关系:

	口语音	读书音
列	lat	lit
跌	tat	tit
欺	ha	hei(北京音 tɕ'i)

读书音显然是较晚的借用, 口语词是早先有对应关系的方言词, 虽然在词义色彩上稍微有些不同。

上古汉语的词汇以单音词较多, 复音词多是动植物名称和象声词。合成词开始增多, 比方下列合

成词在《诗经》时代就开始产生了：

父母	羔羊	兄弟	古人	劳苦	美人
泉水	女子	君子	婚姻	前驱	木瓜
苍天	明星	苍蝇	东方	颠倒	衣裳
乐土	他人	白露	如何	农夫	百姓
饮食	王国	四方	雌雄	沸腾	从事
正直	礼仪	农人	天子	中国	朋友

到了中古汉语，语音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声调已经牢固地形成。在汉藏语系的语言里，声调是跟声母密切地联系着的。声调的形成有两个原因：或者由于声母（包括辅音群）的简化，或者由于同音字（不同调的）逐渐增加。事实上前者往往又成为后者的原因。浊声母往往就是后来的低调的前身。所以汉语声调可能早在上古汉语时期就开始形成了。因为那时复辅音快要丢完了。中古汉语音节的构成是十分严整的。为了说明当时的发音情况，下面举了一首唐诗和当时的读音的重拟形式①：

孟 郊	《古别离》
iwok p̌let ˈk'ien ˌlan ʔiěi	
欲 别 牵 郎 衣，	
ˌlan ˌkɿəm tau˦ ˌya tɕ'iwɔ˦	
郎 今 到 何 处。	
p̌uet ren˦ ˌkɿwěi ˌlai ˌď'i	
不 恨 归 来 迟，	

① 见罗常培：《汉语音韵学导论》，中华书局，1956年，127页。声调符号：□平，ˈ□上，□去，入声不标。

mak xiaŋ' ɬəm g'iwoŋ k'iwoʔ

莫 向 临 邛 去。

当然，这只是重拟形式，并不一定跟当时读音完全相符。由于有方言和韵书的证据，我们可以相信它是大致不错的。古代诗歌的押韵在重拟形式中往往就可以更明显地看出来，因为有些押韵的字在后来变得不同韵了，比方上面一首诗的“处 tɕ'u”和“去 tɕ'y”。

在词汇方面，由于佛教的传入，汉语借用了大量的佛教术语，有一些甚至进入了一般用语之中，比方：

般若(智慧)，菩提(觉，通)，刹那(瞬间)，
塔，伽蓝(佛寺)，禅(静虑)，佛(佛陀)，
僧(僧伽)，菩萨(菩提萨埵，觉有情)，
罗汉(阿罗汉，佛家圣者)，阿弥陀佛。

以上是音译词。意译词数目也不少，有些已经不容易看出来来源：

现在 世界 因果 庄严 结果 法宝 圆满

中古时期的文字已经脱离了当时的口语。这从当时记录口语的佛僧语录中可以看出。这时汉语已经发展了新类型的词尾，那是以整个音节首先构成合成词，再进一步演变成的，比方词尾“子”。虚词“了”、“着”和“得”由实词产生，并且逐渐向词尾发展。

到了近代汉语，言文越来越脱节，北方口语跟现在的北方话相当接近了。

元代，由于蒙古人的侵入，汉语北方口语中夹杂

了许多蒙古词，但是这些词不能牢固地进到共同语言中，到了明代，它们就大都消失了。

在这个时期，汉语的方言在语音上发生了更大的分歧。北方话的入声大部分消失，同时发展了几化韵。南方的方言由于浊声母的消失，一般都发展了声调系统。

现代汉语是从鸦片战争到现在的一百多年间开始的。语言的变化是很慢的，它没有爆发式的突变，只有新因素逐渐积累和旧因素逐渐消亡的渐变，每一个能够觉察得到的变化大约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所以语言的分期至少应该以一百年左右的时间作为界限。

在五四时期提倡白话，废除文言，这种文体的转变，使得脱离口语约两千年的文学语言逐渐又向口语靠拢。尤其是解放以后，由于党的号召和关怀，人民对于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大大地重视起来，五四以后的半文半白的文学语言，进一步向口语靠拢，逐渐使言文的距离减少到最低限度。这种文体的改变，不能不大大地影响汉民族语言，使它朝着新的方向走入另一个新的时期。文字改革在党和政府的推动下已经走了第一步，汉语拼音方案已经公布了。同时，又提出了汉语规范化和推广普通话——汉民族共同语的口号，积极推行。

我们今天正处在一个崭新的时代，这里是新的制度，新的社会，新的思想。我们的祖国语言也正好走进了它的新时期。

三 汉语的现在

汉语在近百年间开始了它的新的历史时期——现代汉语时期。现代汉语在它开始的阶段（换句话说，就是现在）是怎样的呢？

民族共同语虽然已经形成，但是方言并没有消磨掉。由于汉语的地域太辽阔，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汉语向来存在着许多方言。方言之内又有许多土语。方言是很分歧的，一方面方言土语的数目很多，另一方面，远一点的方言往往互相听不懂，达到不能进行交际的地步。

汉语大致可以分为八个大方言区：

北方话（包括下江官话和西南官话）

江浙话

广东话

湖南话

客家话

闽南话

江西话

闽北话

北方话使用的人口最多，占全部汉语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

各方言的差别相当大。

语音的分歧最大。在声母方面，江浙话、湖南话保存古全浊音，其余多变成清音。闽南话的全浊音却又不是古全浊音变来的，在北方话区以内和其他方言区，都有 zh ch sh 和 z c s 不分的，也有区分 ji qi xi 和 gi ki hi 的。韵尾方面，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保存 -m, -n, -ŋ, -p, -t, -k, 闽北话只有 -ŋ, -k, 北方话只有 -n, -ŋ, -r。方言中还有一些鼻化韵和促韵(以[ʔ]收尾)。声调方面，北方话除山西等个别地区以外都没有入声。湖南话的入声不是辅音收尾而是自成一种调类。调类的数日从四个到七个，有少到三个，多到十个的。广西博白的广东话就有十个调类。调类相同的，调值也有很大的分歧，几乎每一种土语都不同。不过，方言之间存在着比较整齐的语音对应规律。对应规律的掌握对于各方言区的人学习普通话有一定的好处。

词汇方面的差别也大。大家都知道，一件东西在不同的方言里常常有不同的名称。“玉米、棒子、苞谷、苞米、珍珠米、苞黍”，“肥皂、胰子、洋碱、番梘”，“火柴、洋火、自来火、取灯儿”是著名的例子。亲属称谓和一些日常最常碰到的事物往往也很分歧。

语法方面的差别比较小，但也并非没有差别。从词序上看，全国方言几乎一致，但这是就最基本的词序“主——动——宾”说的。在这以外，就有不少差别①。

① 参阅王力：《汉语讲话》，文化教育出版社，1956年，44-48页。

除句法外，形态学方面也有些差别。比方北京话用词尾“儿”、“子”分别表示爱称和憎称，用“您”、“您”表示尊称，许多方言就没有。“我们”“咱们”的分别除开北方话、闽南话以外，各种方言也没有。代词虽然都有复数，但表示方法很不相同，有用音素的（见上举闽南话等例子），有用音节而不用“们”的（广东话〔tei〕，客家话〔teu〕）。还有用另外不同的词的，如广东钦廉的广州方言，“我们”是〔wan〕，“你们”是〔nan〕，跟“我”“你”没有关系。北方话人物名词加“们”也是多数方言所不知道的。如果我们深入地发掘出汉语的全部语法规律，那么就会发现，方言之间的语法差别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小。

方言差别尽管很大，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这些方言已经成了独立的语言，已经妨碍了汉语的统一和汉族的统一。不是的。语言和方言的划分不是完全以语音、词汇和语法的差别多少来决定的。这里还有政治、经济、历史的原因。汉语方言虽然分歧比较大，有些大到不能互相交际的程度，但是由于方音的对应规律，基本词汇的一致和基本语法的共同性，加上汉族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完整性，汉语方言不可能是独立的语言。

虽然方言很分歧，但是汉语从汉代起就有了一种“通语”。宋元以来，有一种共同口语开始形成，它的基础是北方话，而以北京话为中心，因为北京是元代以来建都的地方。后来这种共同口语获得官话的名称，“官话”就是普通话的意思，在辛亥革命后，官